

人文 齐鲁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济南大明湖南岸,只有一个门,就在曲水亭街北边的老牌坊。进牌坊,沿着蜿蜒的石板小路向西,有一个僻静的小院,屹立着一座建筑风格别致的二层楼房。院落里郁郁葱葱,几棵参天大树遮天蔽日,这里就是山东省图书馆书库所在地。

► 2009年作者拍摄的大明湖公园内保存的山东省图书馆外貌



* 口述城事

在省图勤工俭学的日子

□张机

当时的年代,我在读高中。学校每周五天半的课,每逢周六下午,我参加完学校的卫生扫除等活动后,几个同窗好友常常结伴去省图阅览室读书看报。凭学生证我们办理了省图借书证,因为我们知道,这里新书上架要比学校图书馆快得多,当我把借到的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带回学校后,很多同学羡慕不已,争相传阅。更值得庆幸的是,后来我竟有机会目睹省图书馆内部井然有序的管理。

1959年暑假期间,同班的一位同学来约我,趁假期,一块到山东省图书馆书库参加勤工俭学劳动。他作为组织者,联系了5名同学,组成一个勤工俭学小组。能有机会去省图学习,我兴奋不已,令同窗好友啧啧赞叹和羡慕。初到的第一天,一位文质彬

彬、戴眼镜的中年馆员老师接待了我们,他拿出几张白纸,分别让我们写出自己的姓名和读过的书籍,好像在测试我们。过了一会,我和一位同学被分配到“新书登记组”工作,其他同学有的去“书库搬运组”,有的去“旧书修补组”。

来到新书登记组,给我布置任务的是一位中年女老师,教我填写新书登记卡片。这是新书上架与读者见面之前的第一道工序。填写新书卡片的内容包括:登记书名、作者、出版社、定价和按图书分类编的书号等。而且要求填写一式两份,一份夹在书里,供读者借阅时使用,另一份放在书匣里,作为书库的存档。书匣是一个木制的长箱子,里有一根长长的粗铁条,把带有圆孔的纸卡片串在一起。

书名的字数有多有少,少则两三个字,多则十几个字,汉字的

笔画有繁有简,字形千变万化,要整整齐齐地把字排列在一张长约十几厘米,宽约七八厘米的硬纸卡片上,还是很有技巧的。在老师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,我很快找到了窍门:根据字数的多与少,先目测一下字与字的间距,等分之后,写得字规整整,保持字与字之间有均衡距离,排成一排,横平竖直才能美观。由于我的细心观察和琢磨,几天下来,我受到老师的表扬。和我同组的另一位同学的任务是把我填好的卡片认真校对后,插在书封底的书卡里,偶尔出现卡片上有漏字、错字,一定要返工、重写,做到不出一字差错和纰漏。看似简单的抄写卡片工作还真得集中精力,一丝不苟地对待。

那时候每周工作六天,我们小组同学约定,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在书库门外集合,早到的同学可以在静谧的小院里看书读

报,也可以交流自己的工作感受。幽静的环境,井然有序的工作,让我们大开眼界,心情愉悦。

在书库搬运组的同学,常常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:高大宽敞的书库里,处处摆满了书架,几十排排列有序的书架上陈列着数以万计的图书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要把不计其数的图书搬下来,摆上去,忙忙碌碌,一刻不停。他感慨地说,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书籍,宛如徜徉在书海里。修补组的同学任务是将被损坏的书籍尽心修补,如粘书脊、修补内页,用牛皮纸作书皮,取代已损坏封面。看似简单、琐碎的手工劳动,其实一定要细心,有耐心才能胜任。

跨越时空,如今年逾七旬的我,每每来到大明湖退园一带游览时,望着那保留完好的山东省图书馆旧址,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在那里勤工俭学和读书的往事。



* 饮饌琐忆

榆钱菜豆腐



□李贞寅

每到榆树泛绿的季节,我总会想起母亲做的榆钱菜豆腐。这虽是一道看起来和做起来都极其平常的农家饭菜,在我的眼里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珍馐。我的家乡在长清的偏远山区,家乡多栽榆树,在那庭院里,宅基旁,田埂地头全栽上榆树,等榆树长大成材后盖屋做梁用,为的是取“余粮”这一谐音,盼得家家年年有余粮,使小日子过得幸福、美满。我家门口也栽着棵老榆树,树干粗壮,挺拔,七股八杈,枝繁叶茂。每到“清明”前后,嫩绿柔软的枝条上,那白凌凌、绿微微的小榆钱,一串一串挂满树枝,南风一吹,随风摇曳,煞是惹人喜爱。

在那“大跃进”的年代里,我村办起了大食堂,村民们吃上了大锅饭。村民们顿顿有饭吃,地里丰收的庄稼也没心思去收。牛角大的黄澄澄的玉米棒扔得田间,路旁到处都是,大的像“狗头罐子”般的地瓜刨下来,随地挖个坑,竖上个秫秸靶子做个通气孔,原地埋在那里。等吃时再去扒,差不多都成了烂泥。“大锅饭”支撑了一个冬天,到了第二年开春不久,垮了。头年的庄稼没收起来,集体的、个人的原有那点存粮也都糟蹋没了。青黄不接,吃饭成了人们的一大难题。

我家好歹熬到榆树泛绿的时节,家门口那棵榆树成了全家的“救命恩人”。榆钱刚刚长成个小绿疙瘩就开始采,家人着手蒸榆钱菜豆腐吃。要采榆钱,大家都对门口那棵粗壮高大的榆树望而生畏,这一“重任”全落在我的肩上。因我从小爬梯子摘红柿,爬柳树攀枝做柳帽,爬杨树捉知了,练就了一身爬树的“硬”功夫。采榆钱时,我腰里系根拴着钩子的长绳子,把鞋一脱,“噌、噌、噌”几纵身子就攀上了树杈。我先来个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伸手扳过树枝,用手顺着那柔软的枝条采了一把榆钱放到嘴里,咀嚼着,黏黏的,甜甜的。树下望着采榆钱的家人,看到我吃榆钱的样子,馋得口水直流。我把采的榆钱一篮篮递下树后,母亲带回家,洗净放在菜板上用刀剁碎,放上豆豉、盐,搅拌均匀,放进蒸笼里蒸熟。母亲一起锅,满饭屋里热气腾腾,那扑鼻的清香迎面而来。我拿了个碗,母亲先给我盛了一碗,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那个既香又甜的好吃劲儿,当时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榆钱菜豆腐好吃的食品了。在那缺粮断日的年代里,榆钱菜豆腐成了我全家人用来充饥的最佳食品。就这样,我们吃了榆钱吃榆叶,全家度过了那个灾荒之年。

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不缺吃,不缺喝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,榆钱菜豆腐不再是平民百姓用来充饥的食品了,它登上了大雅之堂,摆上了高档宴席,竟和海参、鲍鱼相媲美。每年春季我去赴宴,见宴席上有榆钱菜豆腐时,我总是拿起盘中放的小煎饼,展开,卷上榆钱菜豆腐,放进嘴里,慢慢咀嚼、品尝,但如今吃起来,总觉得没有灾荒之年母亲做的榆钱菜豆腐味美香甜了!

* 时代记忆

□苗得雨

当年,我还当过一次小推脚。正是解放区搞大生产时。

推脚,就是用独轮车,帮油坊往集上运豆饼卖。卖的人早去了集上,他们有一个固定地点,推脚们只把豆饼运去就是。一次,几个大伙伴约我去当推脚。春节刚过不久,我13周岁也才开头,抗日小学放假还没有开学。因为干庄稼活早,十几岁已经有了名声,“推车顶个大壮汉”。我个头又高点,看起来和那些大伙伴差不多。实际上,他们比我大五六岁,有的大七八岁,我被“小鱼拴到了大串上”。一车装300斤豆饼,一页页有次序地装上,捆好,做到既不前沉,也不后沉,好推起来从容不迫。300斤若有拉车的,轻松愉快,自个独拱,一直拱十五六里路,却相当不轻松。大家依次排

小推脚

好,我被夹在当中,别人多快,我多快,不能有一步松懈。我家那辆独轮车,又不如别人家的溜,上路一听那响声,只是吱吱吱咯,而人家那溜的车子,却是啾啾呀呀跟唱歌似的。大家一听我那车声,也就知道我推得格外吃力。推车这话,主要靠车轴压上肩头的支撑,掌握好把,往前走得劲,拉车的起一半以上作用。我们这些独拱牛,应当说都相当累。当今影视中,那推车的镜头,大多是离巴头,演员中难有几个会推独轮车的。

从我们村到集镇界湖(即今县城)这条路,还比较平坦。沂蒙山到沂河边的一段平原,就是这片地方。我们小队,走到5里左右大桥柳树旁,稍歇一下,到一半多一点的老烟地,再大歇一会,然后一段二三里的上坡路,拱过去,后面一二里的下坡,就离集不远了。这时,我听见我这不溜的车,

也唱了起来。

我们蒙蒙亮上路,到了集上,太阳也就刚刚冒红。卸了车,领了推脚费,我找地方把车子存下,就考虑解决吃早饭的问题。以往赶集,我从来不买什么吃,只喝碗凉粉解解馋,下晌回了家,再正儿八经地吃。老祖母嘱咐:“买东西不买那纸里包,吃东西不吃那水上漂!”“水上漂”是饺子,卖那玩意儿的,我从不瞧一眼。粽子也属于“纸里包”,吃了只解馋,不垫饥,我也从来不买。这一次,是干推脚活,拿到了专门的报酬,可以奖励自己在集上吃顿饭。我买了半斤锅饼,四两猪肉,二两白酒,在路边帐子上折段高粱秆做筷子,先用猪肉作下酒的菜,美美的喝上那二两白酒,那时的酒好;再用猪肉做下饭的菜,吃上那半斤锅饼。

半斤锅饼,只能吃个半饱,我

那时饭量一顿一斤左右,六个一斤的煎饼我吃到八个,四个一斤的馒头我吃过六个。我说的都是16两的老秤。我抹一把嘴,便去逛集。逛集,也就是溜达,见外村熟人说个话,实际上人们赶集,是一次精神消遣。我主要逛书店、书摊。那些年,一些难得的老古书,如说唱文学、韵文杂字之类,一些新出的剧本、小说、故事等,都是一次次赶集买的。有时去区里、县里开会或参加什么别的活动,也都不误到书店一看。

那次干的小推脚,怎样的装车技巧,怎样的一路劳累,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忆。说劳累,和推一季子粪车或运一季子庄稼相比,差远了。心里想,有机会,再干几次也还可以。但以后大伙伴们没约我,我似乎也忙起别的事情,没再顾得。只有那美美的一顿早餐,香甜极了,一直没忘。

一个妻子的检讨书

□赵树清

亲爱的老公:

成为你的俘虏,踏上你的贼船已有十八个春秋了,在我们十八年的摸爬滚打中,我经常是小错不断,大错时现,虽然是无伤大雅,却地给你惹了不少麻烦,多亏你是大丈夫不计夫人过,不但一次次原谅,而且还不断对我进行再教育,你的宽容大量不觉让小女子感激涕零,心生愧疚。今趁夜深人静,无人打扰之际,悔过、反思并检讨如下:

新婚燕尔刚过,我便接到了单位派去省城学习的通知,在恋恋不舍中,我踏上了旅途。尽管只有半个月的学习时间,可对我来说,却像过了半个世纪。当我学习期满,归心似箭地拖着行李来到车站的时候,才发现身上带的现金不知何时不翼而飞,情急之下

我昏倒街头,幸遇好心人相助,把我送回培训学校。培训老师打长途电话通知你后,你连夜租火车火速赶往出事地点。

见到你的那一刻,我像是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低头垂泪,你一把揽住我说:“不用怕,我来了。丢钱不是你的错,是贼犯下的错,破财免灾,咱就当救济别人吧。”听了你的话,我破涕为笑,你的胸怀真温暖,真宽大气呀。

婚后第二年,我意外怀孕(当时还不要孩子,怀孕是事后才被查出来的),粗心大意,医盲的我却浑然不知,竟然自作主张把头晕、恶心当胃病擅自服药数日。被你发现后把我扭送到医院检查,才知道是早孕所致,想做掉孩子,可父母坚决反对,只好听天由命地保住了这个小冤家。当一个算不上绝顶聪明,却也不傻不痴的儿子来到我们身边

时,我暗自庆幸,一颗高悬的心才算落地。直到这时,我才意识到当时我犯的错有多蠢。

儿子的到来,让我感受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满足,因此,对于儿子,我真是捧在手里怕掉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,特别溺爱,几乎是百依百顺。“你以后别这样带孩子,孩子吃点苦,受点罪不是坏事啊。”对于你的提醒我是一概不听,依然我行我素。

久而久之,儿子养成了自私、任性的性格,终于有一天问题暴露了。儿子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,你没回家吃饭,我做了儿子最爱吃的“鱼香肉丝”,菜一上来,儿子就迅速地一下把菜揽到了自己的怀里,全然没有顾及我的存在。我伸长胳膊用筷子夹了一些肉丝放进嘴里,谁知儿子竟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:“你就不

会少吃一点吗?”面对如此无情的儿子,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,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

当我把事情告诉你后,面对儿子越来越棘手的“小皇帝”行径,你大怒:“你这是自作自受,照你这样下去,不把咱儿子培养成废物才怪呢!”我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听从了你的建议,及时改变了对儿子的教育态度,对儿子不再过分溺爱。到目前为止,我自认为这是我犯的最糊涂、最致命,也是最严重的大错误,幸亏有了你的英明领导,才有了儿子的健康成长。

亲爱的老公,天快亮了,这只是我记忆中的几件大错,写出来再回味一下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修理。

你爱犯错却又懂得知错改错的妻子

新家书运动
征文

齐鲁晚报 中国孔子基金会